

林希
著

天津话 逗你玩

增订本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林希
著

天津话 逗你玩

增订本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天津话,逗你玩 / 林希著. -- 增订本. -- 天津 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5.1
ISBN 978-7-201-09019-1

I. ①天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北方方言-天津市-通俗读物 IV. ①H172.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82302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黄 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: tjrmcbs@126.com

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6.5 印张

字 数:200 千字

定 价:29.80 元

天津人说话就是眼儿

林希

写小说,最忌讳语言干瘪。小说要好看,除叙述语言讲究规范外,人物对话一定要符合人物性格,富有地域特色,这就是常说的那种活的语言。

写了几年小说,努力写活人物,在语言上用了点功夫。我生在天津,长在天津,在家里听长辈人说天津话,在学校里读书,更和小朋友说天津话。后来写小说,就想用天津话写天津人,写天津事。自然不是那种地域方言小说,类如过去的吴语小说,读着就别扭,而是让文学语言富有地域色彩,读来不枯燥,人物也显得鲜活。

于是,就在几年的写作过程中,使用了一些天津俗语。这类俗语有时候不规范,但内涵确切、语境明朗,外地人能够理解,且富有地域特色,写成的小说有可读性,果然得到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的首肯。如此我明白了点道理,作家不是圣贤,写小说不是刻经,语言一定要通俗,要用草根语言写草根社会,如此才是小说。

我喜欢使用“草根”二字,草根虽然是一个外来语,但现在已经广为中国人所使用。最形象的解读,草根就是底层,草根社区就是平民群体,草根语言就是大众话语。

草根,英文原词“grass roots”。相传美国寻金时期,寻金人发现,山上野草茂盛的地方,下面就有黄金,掘金人称之为草根现象。将这种现象引入学术研究,于是就出现了草根派。所谓的草根现象,就是未经过学者专家

的修饰,未经过规范化过程,保持了原生态的生存状态。草根语言是民间原生态的语言,而民间俗语常常又是民众对规范语言的改造。规范语言进入民间,必须经过一个通俗化的过程,要为民间理解,要为民间接受,如此才具有生命活力,也才能成为生活语言。

年少时听老舍先生讲课,他说一位英国翻译家找到他问“直奔东直门”那个“奔”字该如何翻译。这一下,连老舍先生都被问愣了。“奔”,不是向东直门走去,也不是向东直门跑去,就是一心向东直门匆匆而去,还不能跑,跑太累了,别处哪也不去,就是以东直门为唯一目标,朝着东直门大步流星地走去,能走多快走多快,绝对不东瞧西看,谁也拦不住你,这就是“奔”,而其他词都不合适。

这就是老舍先生的文学语言,准确得不能代替,换成另外的字,换成另外的词语,就没有老舍味儿了。老舍先生运用北京话语的功力,也是天下第一人了。

那一次在北京吃饭,有老舍先生的公子舒乙作陪,席间一位朋友把我很恭维了几句,弄得我很不好意思,突然想起老舍先生一句话,神来之语,我立即回敬说:“您不是骂我呢吧?”逗得舒乙先生开怀大笑。我向舒乙先生解释说,这是令尊大人的名言。准确,就是幽默。

写作、读书,每逢见到富有地域色彩的词语,我都将它记下,再开掘语境,做进一步的探寻。有一些词语,语境比较明朗,也没有更多的内涵,很难作更深入的表述;也有一些词语,越琢磨越有味道,进一步探求,不同时间,不同场合还有不同含义;更有一些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词语,外地人不甚了了,如此倒真应该作些解释,也算是推广天津话了。

如此,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,我就将自己搜集到的天津俗语,一条条地写成短文,在《今晚报》上开专栏,每周一条。没想到这些天津俗语的小文章,竟受到读者喜爱。很多读者,每到发表俗语的那一天,早早就等着看晚报,发表俗语的专栏还得了读者喜爱专栏的小奖励。如此,我的劲头儿来了,一口气连着写了七十八篇,直到将我搜寻到的词条都写绝了,这才罢休。

我不是语言学家,我的天津俗语写得稍显轻松,文字上力求活泼,据说有的词条,颇有喷饭效果。有些时候参加什么活动,真有读者拿着一页的剪报找我签名,其情其景,真是让我感动。也有读者建议,希望我将这些词语汇集成书,读来也更有趣味。

谁料,赶上了出书难时代,时尚读物出了又出,这本书稿压了多时,理由是一没有美女,二没有爱情,东拉西扯地几十篇小文章,谁看呀?持此一说的出版社看重挣钱的机会,自然不肯做此类文化积累的小事。不过依我的愚见,天下人未必都只看美女爱情,工作之余看看闲书,才是人生一大乐事。

我的朋友范希文先生几天前到我家,谈话间问我:“林希,你怎么不把你那些天津俗语编一本书呢?”我说:“编书容易,都在电脑里放着呢,刻一张盘就是书,只是谁肯接受呀?”范兄立即说道:“我给你找婆家。”

范兄肯为我找婆家,真是太令人高兴了,虽然已青春不再,但是据说如今老帮子市场渐好,图书市场老家伙的书也好卖,卖的不就是这点儿学问吗?“80后”再热闹,卖学问,他比不过咱吧。

如是我鼓起勇气,将曾经在晚报上发表过的天津俗语编辑成书。更令人兴奋的是,没过几天范兄把婆家给我找到了,一拍即合,天津人民出版社愿意出些有品位的书。我这本书可能有读者,文字不甚枯燥,我还有点儿小人缘儿。编辑说,起个好书名,我说借马三爷的名言,叫《天津话,逗你玩》吧!如今大家爱逗,无论逗你玩,还是逗我玩,都是开心事。

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,感谢范希文兄长,这本书终于面世了,我自己也写了一条广告语:

喷饭文章,闲时读来有趣;

草根词语,品味百态人生。

如此,是为序。

目录

壹 貳 叁 肆 伍 陆

眼儿(三) 单儿(六) 贫(九) 怯(二二) 扯(二五) 料(二八) 腻(二二) 闷(三四) 恹(二七) 造(二九) 损(三〇) 喽(三五) 服(三八) 肉(四〇) 囚(四二)

大梨(四七) 打镣(五〇) 大塔(五三) 说山(五五) 叨白(五七) 拖答(六〇) 拔闯(六二) 砸锅(六五) 熬鏢(六八) 塌秧(七一) 捌伤(七三) 翻毗(七六) 意思(七八) 黄了(八二) 找病(八四) 得楞(八六) 包涵(八八)

歲泥(九三) 招欠(九五) 拿捏(九八) 喽今(一〇一) 戳腿(一〇三) 惺惺(一〇六) 花子(一〇九) 废物(一一二) 面子(一二五) 折箩(一二八) 委曲(一二〇) 肆横(一二三) 回头(一二五) 官司(一二八) 浮文(一三〇) 言语(一三三) 霍摆(一三五)

耍孩儿(一四一) 老蔫儿(一四四) 嚼钩儿(一四七) 劲头儿(一四九) 事由儿(一五二) 一水儿(一五四) 窝脖儿(一五七) 玩意儿(一六〇) 包圆儿(一六三) 念山音(一六六) 幺蛾子(一六九) 滚刀肉(一七二) 来事儿(一七五) 姑翁俩(一七七) 二五眼(一八〇) 现世报(一八三) 老鼻子(一八六) 瞎摸海(一八九) 没正形(一九二)

吃挂落儿(一九七) 踢蹬罐儿(二〇〇) 胡弄局儿(二〇三) 落地帮子(二〇五) 香三臭四(二〇七) 大尾巴鹰(二〇九) 马前三刀(二一二) 五脊六兽(二一五) 长脖老等(二一八) 趺拉大鞋(二二二)

地方和地痞(二二五) 挣崴和恣崴(二二八) 二爷和大姑(二三二) 眼眉和眼力见儿(二三五) 咯硬与腻歪(二三八) 夹细与抠门儿(二四一) 从哥们儿到摆平(二四四) 从早起来到天夕(二四七) 从无来由到混星子(二五〇) 轻钱儿惹重钱儿(二五三)

天津人说『喂儿』，北京人说『逗』，『逗』和『喂儿』，有量上的差异，也有质上的不同。量上的差异，『喂儿』是一个既成事实，已经『喂儿』了；而『逗』，再『喂儿』是一个既成事实，还没到『喂儿』的地步。再类如表演上的感情上升，还没到『喂儿』的地步。绝对不会节外生枝；而『逗』，遇见不识逗的人，逗火了，吃不了兜着走，那就逗出祸来了。

喂儿

【 gēnr 】

如果对天津人说,这个“喂”字原来一点儿也不喂儿,天津人绝对说你“瞎掰”。天津俗语“喂”,再拖一个“儿”的尾音——喂儿,就是好玩儿、开心,喂儿,还能有别的讲法吗?

其实不然,“喂”字,本来与“很”、“狠”通用,对于中国文字不甚了了的人,万不可一看见“喂”字,就以为是滑稽,只想当然地理解,那可就要差之毫厘,而谬之千里了。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《救风尘》杂剧中,赵盼儿举着棍子打周舍,赵盼儿唱道:“则见他恶喂喂,摸按着无情棍,便有火性的,不似你个郎君。”这里的“喂”,就作“狠狠”解。说周舍这家伙一副凶相,赵盼儿稍有些火性,早落下棍棒去打他了。类似的用法,还见于元代戏曲家孙仲章《勘头巾》一剧之中,那位县令大人上堂问案,一上场就唱道:“你见这恶喂喂公吏排,不是我官不威牙爪威。”就道出了公堂的凶恶形状,这里的“喂”,可是一点儿也不喂儿了。

当然,“喂”的正解,也还是凑热闹的意思。《辞海》解“喂”:“滑稽,有趣,指滑稽有趣的言语和动作。”何为滑稽、可笑而又有趣呢?按照俄罗斯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,一切可笑的行为,都是和常态相悖的动作,他还举例说,譬如大家都在街上走路,偏偏一个人跌倒了,这就可笑,自然也有趣,天津人看见了,就说“喂儿”。

“喂儿”虽然是一种俗语,但从元代就成了书本语言,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位孙仲章,同是在《勘头巾》一剧中,他就以凑热闹、起哄的意思使用过这个“喂”字。剧中,一位爱管闲事的刘员外,路见不平,仗着他的地位便要维系一方安宁,他将个无赖唤住,并且教训他说:“常言道好男不和女斗,王小二,你先合该答四十批头棍。你骂了人,倒说你是,你没事喂,没事村,你那帮闲钻懒腌身分。”这里的“喂”已经接近了近代口语,但到底还不同于天津话的“喂儿”,这里只带有不正经的含义,“没事喂”,类若“架秧子”之类的行为,为正人君子所不齿。

衍化到天津俗语,“喂儿”的内容就丰富多了。天津人说“喂”,从语境上理解,指的是那些与常态相悖的语言和行为。“二子他妈,快把大木盆拿出来!”喂儿!别人钓鱼,最多钓上三条五条,他老兄今天出去钓鱼,居然钓来了一大木盆。不相信了,所以喂儿。一个包袱一个包袱地甩下去,果然喂儿,原来他带回来的那些鱼,不是钓来的,那是他从鱼市上买来的,“二斤还高高的了”。真喂儿。

无意间的差错,天津人也说“喂儿”,表现了天津人的豁达,想去北门脸儿,糊里糊涂地跳上一辆电车,到站头一看,喂儿了,到了南大道了。天津人何以把一些事情看得“喂儿”呢?因为天津人心胸宽,不找别扭,到了南大道,也不怨天尤人,也不骂娘,说一个“喂儿”,掉头再向北门脸儿走,不就是一会儿的工夫吗?天津人若是为这么点儿小事和自己过不去,那真是没法活了,出门掉沟里的多着呢,爬出来,也就是说个“喂儿”罢了。不“喂儿”怎么办呢?你把马路砸了?

“喂儿”眼看人生,表现了一种无奈。你瞧那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”的弥勒佛,他不就看着什么事情都喂儿吗?不喂儿,他何以哈哈笑呢?本来是一个弱者,一喂儿,就变成强者了。阿Q,看假洋鬼子剪了辫子,不是也觉得喂儿吗?结果还是被假洋鬼子打了一哭丧棒,还呵斥“不许革命”,这一下,喂儿大发了,阿Q为一场失败的革命做了替罪羊。

一件事情办砸了锅,天津人也说“喂儿”了,大包大揽,替人家操持装

修,款也付了,人也跑了,主家还蒙在鼓里,喂儿了,你说这该怎么办吧。

天津人说“喂儿”,北京人说“逗”,“逗”和“喂儿”,有量上的差异,也有质上的不同。量上的差异,“喂儿”是一个既成事实,已经“喂儿”了;而“逗”,类如表演上的感情上升,还没到“喂儿”的地步。再到质的不同,“喂儿”就是可笑而已,绝对不会节外生枝;而“逗”,遇见不识逗的人,逗火了,吃不了兜着走,那就逗出祸来了。看起来还是天津人比北京人老到,天津人是看准了“喂儿”再“逗”,而北京人则是先“逗”,然后再看“喂儿”不“喂儿”。当然也有不“喂儿”的时候,那就白“逗”了,一点儿也不“喂儿”了。

■ 单儿

【 dānr 】

京剧《沙家浜》“智斗”一场，胡传魁问阿庆嫂：“阿庆呢？”阿庆嫂回答说：“别提呢，跟我拌了两句嘴，就走了。”胡传魁说道：“这阿庆，就是脚野一点，在家待不住，上哪儿了？”阿庆嫂回答说：“有人看见他了，说是在上海跑单帮呢。还说不混出个样儿来，不回来见我。”

“单帮”一说，可能就是天津俗语“单儿”的原型。它原意是说那些跑生意的小商人，这种生意人，没有多大的本钱，就是利用商品的地区差价贱贩贵卖。改革开放初期，笔者在苏南看见有许多做服装生意的小贩，衣服整麻袋地买来，到了天津一件一件地卖，跑两趟，比我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收入还多，看着真让人羡慕。

自然，阿庆没赶上这样的好时候，在阿庆时代，跑上一年，能挣上吃喝，就很不容易了，否则也不至于连阿庆嫂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。

肖克凡小说《天津娃娃》：“无论是年是节，前来天后宫求子的小媳妇儿，要么跟着爷们儿，要么由娘家妈陪着，顶不济还有姐妹伴随，蹦单儿的极少。”这里，“蹦单儿”，地道的天津俗语，克凡用得得体。

“单儿”，天津话混成一个音节，而且儿音并不重，说起来嘎嘣脆，听起来爽爽朗朗，全都带着十分的精气神儿。这里的“单儿”，不光是一个量词，它更带有独具特色的豪气，而且这个“单儿”，只能用天津话说，变成吴语，

软软绵绵,不动听了。

“单儿”,原来是江湖黑话,由“单枪匹马”四个字压缩而成,指一个人闯天下,没有后戳儿,耍单儿。和跑单帮类似,一个人独自跑生意,不与别人搭伙,地道的赢亏自负,也算得是艰苦创业了。江湖上的耍单儿,好汉一条,出门说不出哪条船,哪块板,无论你船上多少板,板上多少钉,这爷们儿敢蹦单儿和你比划,胜负都是条好汉,够板!天津人看得起这号人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中的魏蜀吴时代,唯耍单儿方见英雄本色,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,唯敢于“单刀赴会”才是“山东宰相山西将,彼丈夫兮我丈夫”(关汉卿杂剧《单刀赴会》)。赵子龙更是英雄,单骑救主,留下了千古的绝唱。赵子龙一声大喊:“吾乃常山赵子龙也!”连曹操听了都惊呼:“真虎将也!”可见,不要单儿,看不出你有多大的能耐。

耍单儿,在天津盛行,码头行帮,成帮成伙,“找个豁亮地方比划”,历来是打群架的黑话,好样的,讲“一对一”,不拉帮伙。可是后来世风日下,人心不古,说好了一对一地耍单儿,你真一个人去了,他那里早聚了一大帮,一伙人收拾你一个,亏了。

时代进步,跑单帮的时代过去了,做生意必得拜把子,有前台人物,更要有后台人物。赚了钱,要有人会立小金库,赔了钱,更要有人赖账,跑单帮的做法,不行了。更类如当今文坛,本来是个人写作行为,也拉帮了,一个人写,一伙人炒作,什么劳什子小说,也炒红了。舍开哥们儿,咱“耍单儿”,他玩儿不过咱了,学问底子薄了。

单儿



我独战长坂坡、单
骑救主、枪刺夏侯恩
夺取青釭剑、七出七入、
夺槊三条、马跃陷坑、
截镇华夏。



赐

我斩颜良、诛文丑、温酒
斩华雄、千里走单骑、
过五关斩六将、水淹七军、
忠义千古。

■ 贫

【 pín 】

“贫穷”二字，天下通用，东西南北中，都是一个讲法。但天津人一旦把“贫穷”二字分开，这两个字就被赋予新的含义了。

譬如“耍贫嘴”，这个“贫”，就不是贫穷的意思了，难道天下还有“富”嘴不成吗？《红楼梦》第五十四回《史太君破陈腐旧套，王熙凤效戏彩斑衣》，荣国府元宵夜宴，王熙凤趁机作秀，在贾母面前撒娇，啰啰唆唆地说了一大套：“一家子也是过正月半，合家赏灯吃酒，真真的热闹非常。祖婆婆、太婆婆、媳妇、孙子媳妇、重孙子媳妇、亲孙子、侄孙子、重孙子、灰孙子、滴滴答答的孙子、孙女儿、外孙女儿、姨表孙女、姑表孙女……唉哟哟，真好热闹！”而“众人听她说，已经笑了，都说：‘听数贫嘴，又不知编派哪一个呢。’”靠数贫嘴，王熙凤在贾母面前得宠，数贫嘴，也是王熙凤的生存手段。不到那个份儿上，也轮不到你在老祖宗面前数贫嘴，没有一点儿自信，你也不敢在上上下下这许多人的面前数贫嘴，一句话说得不得体，说不定就惹得哪位哥哥姐姐犯起小性儿。这数贫嘴，可是一种能耐了。

京油子、卫嘴子，数贫嘴是天津人的长项，曹禺先生《日出》第三幕，写天津旧日花街柳巷情境：“轻薄的男人们走过时常故意望着墙上的乌光红油纸（上面歪歪涂了四行字：‘赶早×元，住客×元，大铺×元，随便×角。’）对着那些厚施脂粉的女人们乱耍贫嘴。”这个耍贫嘴，就有些不正经了，也

就是人们正常理解的那种说些下流话,或者就是占女人的便宜,全都是些下作的事。

嬉皮笑脸,油腔滑调,天津人说是“贫嘴刮舌”,正音,应该是“贫嘴贱舌”。还是《红楼梦》,第二十五回《魇魔法姐弟逢五鬼,红楼梦通灵遇双真》,凤姐和黛玉说笑话,逗得黛玉羞红了脸,众人看着黛玉要上脸儿,就一起过来打岔:“李宫裁笑向宝钗道:‘真真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。’林黛玉道:‘什么诙谐,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恶罢了。’”所以,天津人说的“贫嘴刮舌”,原来应该是“贫嘴贱舌”。

天津人自我感觉良好,动不动地就说外地人长着一副“贫相”。这个“贫”,也不是“贫穷”的“贫”,天津人说的“贫相”,就是猴里猴气,上不了台面,就是开了什么买卖,坐在自家的铺子里,看着也不像大掌柜:“贫”。

由“贫”说到“穷”,“穷”,只有在说穷光蛋的时候,才是一无所有。譬如穷棒子,穷鬼等等等等,“穷”的另一层含义,是极尽的“穷”,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。这里的“穷”,是要看得更远更远。“穷”常带有“到头儿了”的意思。天津人说一个人“一天到晚穷怏(天津话读 nǒu)”,不是说这个人没有钱,光会寻开心,“穷怏”就是说一个人没有一点儿正经事,光和人们开玩笑,“逗闷子”,拿别人找乐。还常常听见人们说:“我们几个到了一块儿,没有别的事,就是穷逗、穷开心。”这里的“穷逗”、“穷开心”都没有财富的内涵,这里的“穷”,是几个人在一起光说笑话,光开心。开心的话说个够,开心的事玩儿个够,玩儿得没有新点子了,逗得也都没有新鲜词了,这就叫“穷逗”、“穷开心”。

天津俗语,一个“穷”字,有时候也有双重的含义,既有贫穷的意思,也有穷尽的成分。譬如说一个人“穷酸”,一个可能是这位爷又穷又酸,本身无分文,嘴里还咬着一根牙签儿。你看他饿得可怜,想拉他去吃一碗炸酱面,他还说刚吃下肚里的烤鸭子还没消化,这就是穷酸,又穷又酸。还有一种穷酸,是酸得不能再酸了。《西厢记》里,老夫人看不上张君瑞,就有“老夫人猜那穷酸做了新婿”一行文字。“穷酸”,是中国人对于小知识分子